



珠江岸边

陈 残 云





珠江岸边

陈 残 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散文集是作者近两年陸續写成的。其中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公社力量的无比强大，同时追溯地控訴了旧社会的罪恶統治，鮮明地画出了新社会的美好图景。另一部分描写了福建前綫战士們的英雄气概和軍民之間血肉相連的階級感情。第三部分記叙了羅馬尼亚、阿尔巴尼亚人民勤勞勇敢的精神風貌，和他們对我国人民的真挚情誼。

装 幀、插 图：袁 运 甫

珠 江 岸 边

书号 1569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号)

字数 126,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7\frac{7}{16}$ 插頁 2

1962年4月北京第1版 196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定价 (3) 0.61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第 一 輯

水乡夏夜	3
珠江岸边	7
沙田水秀	17
水乡探胜	27
竹棚佳話	38
春暖家乡	48
南三島小記	59
喜事盈門話旧情	63
記憶和感受	69

第 二 輯

福建前綫散記	75
--------------	----

第 三 輯

生活在前进的人們中	99
-----------------	----

盛开的玫瑰	103
老撾姑娘	108
阿尔巴尼亚散記	115
訪問提奧里德·馬洛	159
地拉那漫筆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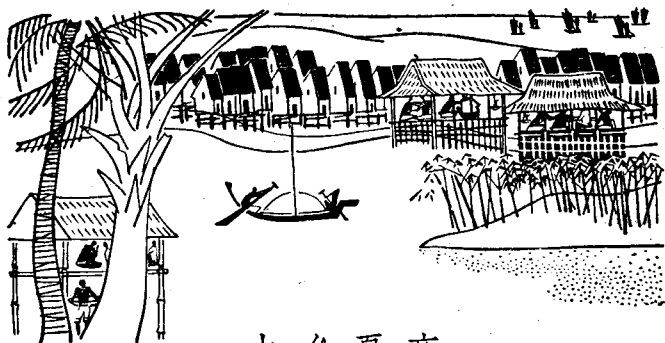
第 四 輯

假日	175
鴨寮紀事	192
堵河記	210



第一輯





水乡夏夜

已经是迷茫的薄夜了，闷人的热浪缓缓地被海风吹走，村庄与田野，显出一种凉快的静穆的景象。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和老祝趁着夜色，划着一只小艇子，离开了珠江岸畔的村庄漳澎，到另一个乡村——人们称作“香蕉的家乡”的麻涌乡去。两乡之间，都属于珠江三角洲的肥沃的平原，是出色的“粮仓”之一，数不尽的大小河涌一脉相连，划上三个钟头的小艇就可到达。

那一夜正是潮涨，河水漾满两岸，习习的凉风从背后吹来，小艇子顺潮而行，我们划行着不但不费劲，而且感到格外舒快。天空高得可爱，平静得可爱，繁星闪着明亮而柔和的眼睛；那些眼睛，好象对我们无边广阔田野——正在丰收的水稻，和将要丰收的香蕉，发出了羡慕和赞美。

集体农民們对共产党是非常热爱的，他們响应党的号召，日日夜夜都在忘我地苦战，星星們常常跟他們作伴。半年了，苦战的成果，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丰收，这自然要叫星星傾慕与贊揚。不，这不过是我的联想，真正贊揚他們的不是星星，而是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命运的，我們的党。

我們的小艇子，在星光淡照下前行。迎面而来的，經常有一些載滿谷物的小艇，但因为暗黑，看不清楚是什么人，有时从他們（或她們）的談話声、笑声和歌声中，被老祝听出来了，便都热烈地打起招呼来。一切声音，都是安詳而愉快的，又都流露着丰收的欣悅。

小河两岸，不时出現或明或暗的灯火，那是从跨在河边的凉棚里透出来的。那些凉棚，人們叫做“扎水棚”，是吃在田間，住在田間的临时竹棚，这里面妇女們有特別的照顾。月亮沒有上升不能出夜勤，人們便都躲在凉棚里，有些在聊閑天，有些在开会，有些在拉着二胡唱粵曲。看来这样的“扎水”生活是很有趣的，真說得上是既苦战又快乐。

对着这样一种有趣的集体劳动，一种有节奏的既緊張又和諧的生活，特别是对着这样一个恬靜的夏夜，老祝禁不住贊叹起来：“这样的夜晚多难得呀，从前作梦也想不到。”

“从前，这些地区都是大天二的天下，农民們都变作

了农奴。”我說，“肥沃的土地，养活的不是农民，而是养肥了地主和大天二。”

“不仅养不活自己，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朝不保夕的。”老祝是生长在水乡的农民干部，对水乡的痛苦历史，知道得十分清楚，他的感受特别强烈。“从前，这样的夜晚是枪声四起的，河道上每夜都有遭受惨杀的浮尸，水乡农民的生命，最不值錢。”

“据说，许多在广州被綁票的人，都是在这里被杀戮的。”我說。

“是呀，这里的匪首們，都跟广州的国民党狗官相勾搭的。”老祝的声音有点憤慨。“广东著名的大匪首：增城的袁虾苟，番禺的李朗鸡，东莞的刘法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后台，在这里爭夺地盘，所以这又叫做‘狗反之地’。日日夜夜，群狗爭夺，遭殃的仍然是善良的农民。”

农民們在罪恶的群狗們統治下，过着难以形容的惨痛的日子，老祝談起来还有着按捺不住的余憤。“他媽的，”他說，“可惜解放初期有点右傾，让刘法如溜走了，就連盘据漳澎的刘老定，盘据麻涌的崩口庆，乃至一些二三流的脚色，都溜跑了，要不然，倒叫农民兄弟痛痛快快地舒一口屈辱气。”

“溜不掉的，”我說，“任他們跑到天边去，也逃不出我們人民的手！”

“这倒是真的，”老祝說，“就算他們躲到台灣，也躲不

得多久，美英帝国主义有多大本領能保护得住那些亡命之徒？”

正說着，一道道电光强烈的探照灯，象无数惊人的雷电，又象一个壮丽的奇景，划破了暗黑的天空。我們都被这个可爱的奇景吸引着，不再把旧事談下去。这奇景，立刻使我想到，广闊无边的天空都是我們的，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們，要想在天空上要一点什么阴谋，它就得在天空毁灭！

我和老祝又轉而扯了一下当前的形势，老祝对英帝国主义是很瞧不上眼的，他认为这个冒充强大的小国家没有什么好談；对美帝国主义他却是窃笑說：“美国兵怎能打仗？”然后他有点发怒：“媽的，給他們欺負，真不值得，它要干，干脆要它完蛋算啦！”本身就是农民，又整天跟农民生活在一起的老祝，他的憤怒，正代表了农民的憤怒，他对帝国主义瞧不起的气派，正表現了我們农民的气派。

我們的小艇子繼續前行，微風一样地吹，繁星一样地閃眼，夜一样地和平和安靜；这样可爱的夏夜，是經過党与人民长期的战斗才获得的，誰不容許我們安靜，誰不容許我們用和平而忘我的劳动去改变自然，誰就将在我們的面前碰碰脑袋。当艇子到达麻涌乡的时候，当探照灯仍然照亮了天空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別强烈的感觉：和平是可爱的，必須保卫它。



珠江岸边

冬天，珠江岸边的田野，还象春天一样，常绿的香蕉林、甘蔗林、荔枝园，和各式各样的数不清的果树，都有着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走进一个盛产香蕉的村庄，就象走进一个美丽的公园似的。珠江江上吹来的暖风，清新的香蕉气息，太阳蒸发着的菜花味儿，都使人深深地感到亲切可爱。

村子里很静，静得安详，静得有趣，鸡群和鸭群仿佛是它的主人。我走过一段石砌的小路，没有碰见一个人，

鸡鴨們在我的面前好象显得格外驕傲。

我不是这个村庄的陌生客人，我知道人們到哪儿去了。这两三个月来，由于人民公社化的結果，村庄的变化真不寻常。老人和孩子都有自己的愉快而生动的的生活，能到地里干活的人都在田野上无忧无虑地劳动。这一来，村子里就出現一种不平常的安靜，我喜爱这种安靜。

我带着喜悅的心情，沿着河边的青鋼石路，繼續往前走。突然，有一个声音呼叫：“老陈，你又来啦。”我抬头一望，見明嬌站在食堂門前，眯着眼睛直向我笑。

明嬌是一个快活的人，接近五十岁了，还有一点孩子气。她是无儿无女的寡妇，十年前有个名字叫“傻嫂”，其实她并不傻，只因当初到广州当女佣，老板嫌她粗手大脚，不懂得怎么侍候小少爷，便罵她“傻嫂”，跟着又把她撵走。以后她回到村子里，依靠自己摸魚撈虾，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解放以后，“傻嫂”这个不大好听的名字，也和她的倒霉生活一同被人忘掉了。于是她变得特別乐观。

我走近她的面前，她朗声問：“你看我胖了还是瘦了？”

她的臉色油潤潤的，皺紋好象比从前减少了。我笑道：“你快变成胖嬌啦。”

“一觉睡到大天亮，不胖才怪哩！”她很滿意自己的生活，說着，就咕咕地笑起来，引得她手里抱的胖娃娃也跟着她发笑。

我发觉她还背着一个孩子，我问：“你给托儿所带孩子？”在农业社的时候，我总是在晒谷场上碰上她，没看见她背过孩子。

“是呀，队长说我当过媒姆，又喜欢孩子，就挑我来哩。”从她的语气看来，她对这份工作很有感情。“共产党真会办事情，什么木造什么船，什么人干什么活，都挑得准准的。”

和我说话的时候，她不时露出母亲般的笑脸，逗孩子欢喜，她疼爱孩子的心情，充分地流露在眼睛和笑意之间。但是，这种爱护孩子的方法，是太落后了。我说：“你抱一个背一个，不是太苦么？”

“不苦。”她说。

“你不苦孩子也苦呀。”

她已经理解到我话里的意思了，便解释道：“我学过两个星期新道理，晓得新规矩，可你不懂啦，当妈妈的就爱对孩子抱呀背呀的，要不，就嚷着孩子给作践呢。”

“托儿所跟妈妈们开过会，讲过新道理？”

“讲哩，我们所长是个伶俐姑娘，什么道理都懂。”她说，“就是有些人不通。”

“有多少人不通？”我问。

“没算过，”她答道，“有人说：‘旧社会里穷人家日忙夜忙，孩子放在箩筐里，拉屎呀，哭呀，都分不出手来抱他，真作践呀。而今日子好，孩子有福分，进了托儿所啦，

就該多疼一下。’說來也是實話，作媽媽的，總想人家多疼疼孩子。”

說着，她疼愛地親一親胖娃娃的臉頰。又道：“這小寶貝也真叫人疼……”然後她很滿足似地，“當婆婆的，孫子不離手，媳婦就高興啦，我們也該當個好婆婆。”

“你的新規矩就是這樣么？”我笑起來，伸手去逗逗胖娃娃。

她沒有回答，盡在笑。

這也難怪，人民公社化以後，村莊上出現了許多新鮮的事情，一下子就叫人沒有守舊思想，都把事情辦得十全十美，這是不大可能的。但象明嫗那樣的人，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孩子身上，結果，她一定會懂得“新規矩”，把孩子帶得符合人們的要求的——我想。

我想着，明嫗轉口說：“今晚你就在我們食堂吃頓飯吧。”

“我正想看看你們的食堂。”我順聲答道，隨即和她進入食堂。

她一面走着，一面歡聲叫：“老陳來參觀我們的食堂啦，火頭炳。”

叫做火頭炳的人，名叫劉炳，是個四十來歲的瘦子，二十年前在香港當過火頭，人們就稱他火頭炳。以後回家耕種，村莊上每逢紅白喜事，擺酒席的總愛請他作廚子。他曾向我夸耀過，“紅燒扣肉”是他的出色“名菜”。

他正在厨房里洗菜，听到明燮的声音，便一阵风似地走出来，瘦长的脸颊堆着笑意。他叫道：“嗨，老陈，你过新年再来，试一试我的红烧扣肉。”

“要紧的是饭热菜香，别老记着红烧扣肉。”我说。

刘炳自负似地说：“你问问他们——”

“没有好说的啦，他的饭又软又香，没有菜都啃得几碗。”明燮象害怕我对火头炳批评似的，连声赞美。

饭堂里还有几个带孩子的妇人，她们同声附和明燮的意见。

“连开水都是热的，你看。”明燮带我看看瓦缸里的开水。那瓦缸是用谷糠藏着的，还冒着热气。她称赞他很会用心思，很关心社员的生活。

刘炳受着妇女们的称赞，觉得很满意，不断地对我閃着快乐的眼光。他说了他的养猪、种菜计划之后，带我在食堂周围走动。这原来是一间地主的闲屋，潮湿而阴暗，但经过他的设计和带头苦干，样子已完全改观了，地面铺上了阶砖，墙壁开了几个朝南的大窗，又刷上了洁白的灰粉，桌子摆得很整齐。他说，这都是用穷办法搞出来的，不花什么钱。

“这象不象一个茶楼？”刘炳问。

“象呀，”明燮快嘴快舌地代替我回答。“往日我们这些穷婆子，一辈子上不得茶楼，而今天天上茶楼哪！”

“蔬菜缺不缺？”我问刘炳。

“不缺，魚，虾，蜆肉，都有，就是缺猪肉。”刘炳說，“可过几个月猪就大哩，那时，真要叫你吃頓紅燒扣肉。”

明嬌嘻嘻地笑，笑得象个天真的孩子。

“別只管放寬肚皮吃呀，要記得城里的工人。”我說着，和刘炳一起坐在橫头凳上。

这时候，有一个老头走进来。他叫刘二公，六十多岁了，身体还象牛一般硬朗。剛剃过头，脑袋和下巴都刮得光光的，穿了一套深灰色的新衣服，很神气。

“二公，你真象作新郎哥呵！”明嬌調皮地和二公开玩笑。

“噓，傻嫂，記起从前，你就沒那么快活呢。”二公咧着帶笑的嘴唇，有意挖苦明嬌一下。

明嬌說：“你从前不也是破破烂烂的，几时看見你穿过新衣？”

“嗯！”二公楞住了。在我的面前坐了下来，低头卷着切烟。

我問：“二公，你进了敬老院吧？”

“不，我不进，”二公似乎有点生气，“我还能干活，跟年輕人比手脚，我輸不了，为什么要叫我吃閑飯？”

我說：“老人家享个晚福嘛。”

“叫我不干活，才苦呢，”二公頻頻搖着脑袋，“还說享福！”

明嬌插嘴道：“他的工資不低呢，八八六元四，每月有